

高家索的回憶

——譯 芝 北——



編主 衿侍韓 俠秀祝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再版

高家索的回憶

白報紙本

譯者 北 芝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南京：申家巷二十一號

代表人 盧 逮 曾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者

獨立出版社各地分社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者引言

這里收集的三篇小說，都是屬於托爾斯泰的初期的作品。它們第一次出版的年代：「襲擊」是一八五三年；「伐木」是一八五五年；「在派遣隊中」是一八五六年。這三篇作品，性質完全相同，關於士兵的生活與性格，在細微的素描中，予以深刻的表明。

托爾斯泰二十三歲（一八五一年）的時候，去到高加索。他在那里當過兩年的見習官，而當他在砲兵聯隊一接受了委任，立即離開高加索，參加了克里米亞的戰役。所以這三篇作品是由托爾斯泰親身經歷中所產生的。

本書是根據冒德的英譯本，牛津大學出版部出版的版本。

人物表

隊長賀羅波夫（巴申略）——一個勇敢的，不喜誇張的軍官。
瑪麗·伊凡諾夫娜·賀羅波瓦——他的母親。

少尉阿萊寧（安那托爾·伊凡涅持）——一個年青的尉官。

中尉羅森克蘭。

謝夫琴寇。

上校哈薩諾夫（伊凡·米克海洛威持）。

高家索的回憶

二

襲擊

——一個志願兵的故事——

一

在七月十二日的一天，賀羅波夫隊長走進我那茅土房的矮門。他佩着肩章掛着一柄劍，自從我到高加索以來，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做過。

「我剛剛從上校那里來，」他答覆我這疑問的面孔說。「我們的大隊明天出發。」

「到哪裡去？」我問。

「到NN去。主力集中在那里。」

『我想，從那里他們要去作戰了。』

『我希望如此。』

『在什麼方向？你的想法如何？』

『這裡有什麼可想的？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昨天晚上，一個俄國人跑到這里帶來了將軍的命令：說這大隊帶着兩天的乾糧出發。然而到那里去？爲了什麼？去多久？我們沒有問，朋友，我們只聽說要走——這已經够了！』

『假如你們只是帶着兩天的乾糧，那末證明這隊伍去得不會超過兩天的。』

『這完全不能證明！』

『這是怎麼回事？』我驚異地問。

『因爲這樣。我們到達爾溝去時只帶了一個星期的乾糧，可是我們在那里住了將近一個月。』

『我可以同你去嗎？』我停了一會問。

「你可以去，沒有問題。然而我勸你不要去。爲什麼要冒險呢？」

「哦，你必須允許我不接受你的勸告。我在這裏整整的有一個月了，很難找到機會去看一看戰事的，你願意讓我失掉機會嗎！」

「好吧，假如你願意！然而最好你還是留在後方。你可以在此地等待我們，你可以去打獵，——我們走我們的路，那一定是很好的，」他的話是如此地自信，在那一瞬間甚至使我覺得真的那一定是「很好的」。無論如何，我斷然告訴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我留在後方。

「你到那里去看什麼呢？」隊長繼續着說，他仍然想打斷我的念頭。「你是想要知道戰爭是怎麼一回事嗎？你讀一讀米克海洛夫斯基·丹尼里夫斯基的「戰爭的記述」。那是一本很好的書，一切的事情都寫得非常的詳細。它論到了每一個死屍，並且描寫了怎樣作戰。」

「所有的這些我都不感興趣，」我回答。

「那末你要怎樣呢？你只是想看一看人是怎樣被殺死的嗎？——在一八三二年我們這里有一個人，也是一個非戰鬥員，我想他是一個西班牙人，他同我們參加了兩次戰役，他穿着一種綠色的外套。喔，他們允許了那個漂漂亮亮的傢伙。你不會使我們這里任何人驚異的，朋友！」

這個隊長如此地誤解我的動機，那雖然是一種侮辱，但是我並沒有向他們解釋。

「他勇敢嗎？」我問。

「天才曉得呢，他慣于騎馬到前綫去，什麼地方有戰事，他就在什麼地方。」

「那麼他一定是勇敢的了，」我說。

「不。一個人不必要地置身於危險中，那不能證明他是勇敢。」

「那麼你所謂的勇敢是什麼呢？」

「勇敢？——勇敢？——」隊長反覆地說，他的樣子好像是第一次遇到這種問題。

「一個人做他應該做的事情才是勇敢，」他思索了一會說。

我想起柏拉圖對勇敢所下的定義：『要知道什麼是應該怕，什麼是不應該怕，』雖然這隊長的定义是茫然不清，但他們兩個所表現的基本觀念是相差不遠的，這隊长的定义甚至比那位希臘哲學家還要正確一點。因為假如這個隊長能够像柏拉圖那樣地表現他自己的話，他無疑地會說，『一個勇敢的人只是怕他所應該怕的，而不是怕他所不應該怕的。』

我想向那位隊長說明我的觀念。

『是的，』我說，『在我看來似乎在每一種危險中都有一種選擇；在責任感影響下的選擇——就是勇敢，在卑劣動機影響下的選擇——就是懦弱。因此一個人爲了虛榮，好奇或貪慾而去冒險，不能稱爲勇敢；反之，一個人爲了對他的親族的誠實的顧慮，或是單單爲了確信心，而避免危險，不能稱爲懦弱。』

當我說這些話的時候，那隊長用一種驚奇的表情望着我。

『喔，這個我不能給你證明，』他裝滿了他的煙斗說：『但是我們這里有一個見習

官，他喜歡哲學。你可以同他談談。他也會作詩的。」

「在我離開俄羅斯以前，我就認識這位隊長，但是我們在高加索才熟識的。他的母親瑪麗·伊凡諾夫娜·賀羅波瓦，是一個可憐的小地主，她住在離我的莊園不到二英里的地方。在我離開高加索以前，我曾訪問過她，這位老太太聽到我將要見到她的「巴申喀」（她用這種愛嬌的名字稱呼那位年老的灰髮的隊長），她非常高興，因為我——「一封活信」——可以把她的一切告訴他，並且替她帶給他一個小包。她用美味的餅和煙鵝招待我之後，走進她的寢室裏，回來時她帶着一個形狀美麗的黑色的護符，這上面附着一條黑色的絲帶。」

「這裡是聖母米地亞垂斯的像，」她吻着這個聖母的像並且把它放在我的手中說：「請你給他吧。你看，當他到高加索去的時候，我替他做過彌撒，假如他還生存而且平安的話，請把這個聖母的像交給他。現在已經有十八年了，這米地亞垂斯以及諸神聖都是慈悲他的：他沒有受過一次傷，而且有什麼戰爭他未曾參加過呀？——同他在一起的那位米

采爾告訴我的話已經够了。請相信我，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你看，我所得到的關於他的消息，只是從旁人那里得來的。他，我的寶貝，關於他的戰事他從不寫給我，因為恐怕驚嚇了我。」

（我到達高加索之後，我得知——不是隊長自己說的——他曾受過四次重傷，無論是他的創傷與他的戰事，當然他從不寫信給他母親的。）

『現在讓他帶着這個聖像吧，』她繼續說，『我把這東西給他為他祝福。願那最聖潔的米地亞垂斯保護他。特別是當他作戰的時候，帶着它。這樣地告訴他，親愛的朋友；你說，『你的母親希望這樣。』』

我答應我將一字一句地轉告她的教訓。

『我知道你漸漸會喜歡我的「巴申喀」的，』這位老太太說。『他是多麼好的一個人！你相信麼，他沒有一年不寄錢來的，他還幫助我的女兒安諾施加，一大筆款子，都是他給的！我感謝上帝賜給我這樣的一個孩子，』他含着眼淚說。

『他常常寫信給你麼？』我問。

『很少，我親愛的：也許一年一次。只在他寄錢的時候，否則他不寫信的。他說，「假如我不寫信給你，母親，這意思就是我還活着而且很好。如果我遭遇了什麼事——這是上帝所不許的——用不着我，他們會告訴你的。」』

當我把他母親的禮物遞給那隊長時（在我自己的寓所裏），他向我要了一張紙，很謹慎地把它包起，然後把它收開。我告訴了許多關於他母親的生活。他一直地沉默着，我講完之後，他走到屋子的一個角上，很長的時間像是忙着裝他的煙斗。

『是的，她是一個優秀的老婦人！』他在那里說，他的聲音不很清楚。『上帝還能使我再見她嗎？』這簡單的語言表明了很多的愛與悲哀。

『你為什麼要在這裡服務呢？』我問。

『一個人服務，』他斷然地回答。『像我們在高加索這裡，可以得到雙倍的代價，這意思是說對於我們這種窮人，那是很大的收穫了。』

這位隊長很經濟地生活着，他不賭錢，很少去宴樂，並且吸着最便宜的香烟（因為某種理由，他稱它爲家產的烟草）。我從前就很喜歡他；自從這次談話以後我對他感到一種真摯的尊敬。他有一付單純而肅靜的俄羅斯的面孔，一望就知道這是一個安靜和愉快的面孔。

二

第二天早晨四點鐘，這位隊長來找我。他穿着一件磨光了的舊外套，沒有佩肩章，高加索的肥褲子，一頂羊皮小帽，它的羊毛已經變成黃色而且鬆軟了，在他肩背上繫着一柄破舊的亞細亞式的劍。他騎着的一匹小白馬慢步緩行，馬垂着頭搖着牠那稀疏的尾巴。這位高貴的隊長的身姿雖然不十分勇敢，甚致並不好看，但是對他週圍的一切事物表現得那樣的安靜，以致不自覺地引起人們的尊敬。

我沒讓他有片刻的等待，立刻騎上我的馬，我們一同騎馬穿過要進的門。大隊在我們

面前約有五碼的光景，看去像是稠密而搖擺着的黑壓壓的一團。由于那如針一般密集在一起的刀槍，那不時入耳的士兵的歌聲，那軍鼓的擊打，以及那使我在要塞中每每沈醉的次中音的愉快的歌聲，由於這些才僅僅能够猜想出這是一個步兵大隊。道路是在一條寬廣的深谷的中腰，路旁有一條河，水已泛溢到兩岸上。一羣羣的野鳩在河上飛旋着，有時落在河岸的岩石上，有時在空中迅速地盤旋，於是無影無踪了。

太陽還沒有出來，但是在這深谷右側的山頂上剛剛有一點光亮。那灰色與淡白色的岩石，那草綠色的池沼，那覆以露珠的濱棗樹，山茱萸樹，以及小榆樹的叢林，在金黃的晨光下顯得格外的清楚顯明；但是在另一邊以及在山谷中，因為被那漂浮在不平的地層上的濃霧所包圍，它是潮濕與陰暗的，並呈現出一種模糊的混雜的顏色：青紫色，淡黑色，深藍色與白色。直對着我們的面前，從那深藍色的天際聳立着一塊塊的光亮的慘白色的雪峯，它們的陰影與輪廓雖然是空幻而是極其微妙。蟋蟀，蚱蜢，以及成千的其他的昆蟲，在高大的草叢中驚醒了並且空中充滿了牠們清脆的無間斷的聲音：那好像有無數的小鈴在

我們的耳邊搖着。空氣中充滿了水，草，霧的氣味——可愛的初夏之清晨的一種氣味。隊長點火燃起他的煙斗，他那賤價煙草以及火絨的氣味似乎是格外地使我愉快。

爲了追趕士兵我們加快地趕路。這位隊長比平時更顯得思慮的樣子，他的煙斗一直含在口中，每走一步他都用他的腳跟踢着馬，這左右搖擺的馬在那高大的潮濕的草中，留下了一條很難看出的痕跡。從馬的腳下，發出一種任何獵人都要吃驚的嘶鳴與翅膀的拍擊聲，於是一隻雉鳥飛起，向空中慢慢地飛去了。這位隊長一點都沒有注意到牠。

我們幾乎追上了大隊，當我們聽到背後有一匹奔馳的馬蹄聲，立即有一個穿着制服戴着白色羊皮小帽的美麗的青年跑過我們的前面。經過我們時，他笑了，他向隊長點了點頭，並且揮着他的馬鞭，我僅僅地能夠看到他以特別優雅的態度拉着韁繩坐在馬上，以及他有美麗烏黑的眼睛，優美的鼻子，及剛剛生出的小鬍子。他特別使我歡喜的，是當他注意到我們羨慕他時，他禁不住地發出一種微笑。僅只這種微笑就足以表明他是非常的年青。

『他要跑到哪里去？』隊長仍舊含着煙斗，帶着一種不滿意的神氣咕嚕着。

『他是誰？』我問。

『阿萊寧少尉，是我這中隊的一個部屬，在一個月前剛剛從士官學校裏出來的。』

『我想他這是第一次去作戰。』我說。

『這也就是他如此歡喜的原因，』隊長回答，沉思地搖着他的頭。『青年。』

『他怎麼能够不歡喜呢？對於一個年青的軍官我想像那是怎樣有趣的事情。』

隊長沉默了一會兒。

『這正是我要說「青年」的原因，』他發出沉重的聲音說。『既使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事情，那又有什麼不高興的呢？當一個人看過了幾次之後，他就不會如此高興了。讓我們看，現在我們這里有二十位官長：定然有人被殺或受傷，那是斷然無疑的事；今天也許是我，明天就是他；下一天又是第三位，如此在那里有什麼可高興的呢？』